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八回 黃堂守結連賊魁

卻說餘氏憐念海公孤旅無依，慨然動念，遂將海公喚到家中，留其過宿，周濟酒飯。當下海公謝了，便隨著餘氏進了茅屋。餘氏提水進來，復來問道：「適間忙了，未曾請教尊姓大名。」海公道：「小子姓鐘名生，乃是廣東海康人。」餘氏道：「原來是個大邊省人，不遠數千里而來，亦云苦矣。那邊小房空著，請貴駕到裡面暫屈一宵，少頃茶飯便到。」海公再拜謝之，便隨著餘氏進內。只見一間小小茅房，正面鋪著一張土炕，兩邊擺了竹椅，壁上有架，上面放著許多槍刀器械，白閃閃的鋒利無比，令人心膽俱寒。海瑞想道：「這就是賊人兇器了。」少頃，餘氏拿了一碗飯，四碟葷菜出來，俱係些珍惜之品。

海瑞謝道：「多承媽媽厚惠，小子何以報德！」餘氏道：「偶爾方便，何須介意？」海瑞便將菜物略用了些，就罷了。餘氏道：「你既苦饑，為什麼只用這些？難道是嫌粗糲，不堪下咽耶？」

海瑞道：「我聞古人有云：『饑食過飽，必隕命。』小子已餓三天，若是飽餐一頓，未免有累，故寧可少食。」餘氏笑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徐徐將傢伙收了進去，掌出燈來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你且在此安歇，明日用了早膳才去。」海瑞道：「今已打攪不安，哪敢再擾尊廚？」餘氏道：「行得方便且方便。」帶笑而去，把房門反扣了。

海公坐在燈下，自思：「餘氏為人還近人情，可憐其子法外營生，波及其母。將來破案之時，我必格外寬恕，報以一飯之德。但如今坐在這裡，也是無用。對著這個客堂有何益處？」

我卻來錯了。」輾轉沉思，愈加煩惱，哪裡睡得著？忽見案頭放著一札，海公便拿起來看，只見上面有「周大章老兄手披」

數字。海公便取出書箋來看。上寫著：前者接得尊諭云云。但此案現據失主黃三小稱，伊夜過渡船，背負紋銀七百兩，過了對岸時已三更。正行之際，忽聞後面追呼之聲，轉瞬十餘人直至，將彼銀子搶去淨盡。

月光之下，惟認得足下面貌。供詞堅甚，似不肯於甘休者。

弟深以彼昏夜搭船，何得獨負多銀，使招匪人眼目？意欲移重就輕。奈彼堅執不從，以搶為劫。弟實無奈，暫批候訪拘追。但此案若以三限期滿，不能破獲，彼必上控，似此如之奈何？愚見欲煩足下留心，察其出入，乘便刺之，以滅其口。否則賊情重大，必須勒限嚴緝，深恐上憲添差會訪訪緝，似有不利於足下。惟祈高裁，弟不勝幸甚！專此佈達，並請近安。

呈大章老兄台鑒關上遙手書海公看了，暗自怒道：「那關上遙乃是衡州知府，怎麼反與賊通？不肖劣員，其罪實堪髮指！」乃收其書札於袖內，以為他日質證。

少頃，忽聞扣門之聲甚急，海公伏在門裡竊聽，裡面餘氏答應，出來開了門。又聽得男子之聲說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如何恁早關門！」餘氏道：「又到哪裡吃得這等大醉回來？今夜又作出不好事來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且休管，扶我到裡面睡罷。」

餘氏道：「你且在草堂上坐著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那人道：「且到裡面睡了，再說罷。」醉得緊了，就要嘔吐出來。餘氏道：「裡面有一位迷路的客人在那裡借宿，這時必定睡了，休要驚動他。你且在這裡睡罷。」

大章聽了母親一席話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我的房裡有許多要緊的東西在內，怎麼留過客在裡面？」便帶著醉，一步一跌的，走到房門口。此際海瑞大驚，聽他口氣分明就是周大章無疑，又聽得腳步響，要進來，此時欲退不得，欲往不能。

正在驚疑之間，忽然一聲響亮，那門被周大章挨倒，連人跌進來了。那餘氏便拿燈來照。周大章已爬了起來，不見猶可，見了海瑞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不分清白，把海公抓住罵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來窺探我的事情！」海瑞道：「請快放手，待我說來。」大章將手放開。海瑞被其一推，早已跌在地下。那餘氏急來挽起道：「勿驚，勿驚。他是吃醉了的人，休要見怪！」海瑞猶未及回答，那周大章厲聲大叱道：「還不快說！敢是要叫我動手麼？」海公道：「勿怒，勿怒！」

只嚇得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我是個過路趕不上站頭的，承蒙老太太好意，喚我進來歇宿。不知壯士回來，有失迴避，幸勿見怪！」

大章道：「你是失站的，怎麼不向大路上走，卻來向我家這條斷路上來？這明明是來窺伺我家消息。好呀，你卻不知老子的厲害！到這裡來，是個自來送死的了。正是：天堂有路多不走，地獄無門卻要來！到底你是什麼人？快快說來，如有隱瞞，受我一刀！」說罷，身上取出把利刀，擲在地下道：「你還是說不說？」海瑞道：「小子實係迷路的；若是認得路途，就不會走進這條斷頭路來了。」餘氏亦在旁代為分辯，求他寬恕，大章哪裡肯聽？餘氏自進裡面去了，他卻將房門反扣著說道：「老子此時精神困了，明早再來與你算賬！」說罷，帶醉的把一張大椅頂住房門躺著，不覺呼呼的睡去了。

再說海公看見明亮亮的利刀擲在地上，又見門已扣了，聽得大章呼呼的鼻息如雷，正在房門之處，自料不能得脫的，對著利刀道：「再不想我海某今日是這般盡頭的了。」不覺慘然悲泣起來。

且說餘氏回房見了女兒蘭香，說道：「往日你哥哥卻不回來，今夜留了這人歇宿，偏偏他跑回來。如今將利刀丟在地下，又將房門反扣了，豈不是明明要他性命麼？好端端的一個人，卻被我斷送了性命，於心不安。」說罷竟掉下淚來。蘭香道：「明明知哥哥這般性氣的，怎好留那人在家過夜？這就是母親少了打點之處。況且哥哥平生心最多疑，哪肯放了過去？這般光景，如何是好？」餘氏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還要想個計兒救他才好呢。不然這罪孽是了不得的。」蘭香說道：「有什麼計兒能放走他就好了。」餘氏道：「救他出來不得，把那人關在房內，你哥哥又頂住房門睡的，如何救得他出來？」蘭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想個計策出來。」正是：眉頭方一皺，妙計上心來。

蘭香思了一回說：「卻有了！如今趁哥哥未醒，可將外窗門撬開，母親輕輕喚此人跳出，帶至後門口放了，回身把窗門放在地上。哥哥醒來，只道他曉得此道的，卻不連害我們的了。」餘氏聽了大喜，即時走到小房門口，細聽大章呼呼鼻息，正在黑甜之中。餘氏將窗門解脫，悄悄的輕喚海瑞跳出。海公一聽，連忙向窗門跳出，上前求救。餘氏道：「且勿高聲，若要活命，快些隨著我來。」海公便緊緊的隨著餘氏。黑夜之中，不辨東西，只是隨步而行。約略轉了兩三個彎，餘氏止步，把門開了，說道：「你只從此條路轉過西去，急急前進，如有遲延，恐難逃了性命。」海瑞得了活路，謝過了餘氏，便依著餘氏所指的路，飛奔而去。正是：鼉魚脫了金鉤釣，擺尾搖頭不再來。

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贊海公忠心為國。詩曰：

為國憂民不憚勞，幾經兇險幾多遭。

身危虎穴終難禍，命寄懸梁亦脫牢。

信是忠誠能感格，焉知正直不須逃？

海公幸有餘婆救，否則黃梁熟已糟。

又有贊餘氏心誠慈善，終有好報，詩曰：餘婦賢良女，心存惻隱時。

憐窮施碗飯，恤寡寄棲遲。

孰料兒為梗，翻憑女巧思。

一朝疏密網，萬載羨功奇。

有心憐性命，無計束頑兒。

吾欽餘氏女，千古令人思。

又有人以詩贊蘭香慧心巧思，詩曰：二八深閨女，胸中有巧思。

能施活命計，慷慨勝男兒。

只恨兄心毒，翻憐自好姿。

赤繩何日係，誰畫妾雙眉。

令女欽歎賞，當贈五言詩。

當下海瑞得脫了性命，急急的望西而走，幸有微月引路。

時已五更天氣，海公只顧狂奔，乃至天明，已見城開。便走回店中，叫海安伺候，穿了衣服，來至指揮衙門，正值衙門才發頭梆。海安上前，向那把門的軍官說道：「新任巡按到拜，有機密事要見你家大人。」

那把門的軍官聽了，即忙進內通報。指揮急忙出堂迎接，攜手入內。海瑞亦無暇告訴別事，便將「閻王渡」事情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逐一說知。立即請去拿人。指揮聽罷，吃了一驚，喜得巡按未遭毒手。即令中軍官點兵三百，前去拿人。

正是：

只因平日作邪人，惹起官兵動殺聲。

未知官兵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